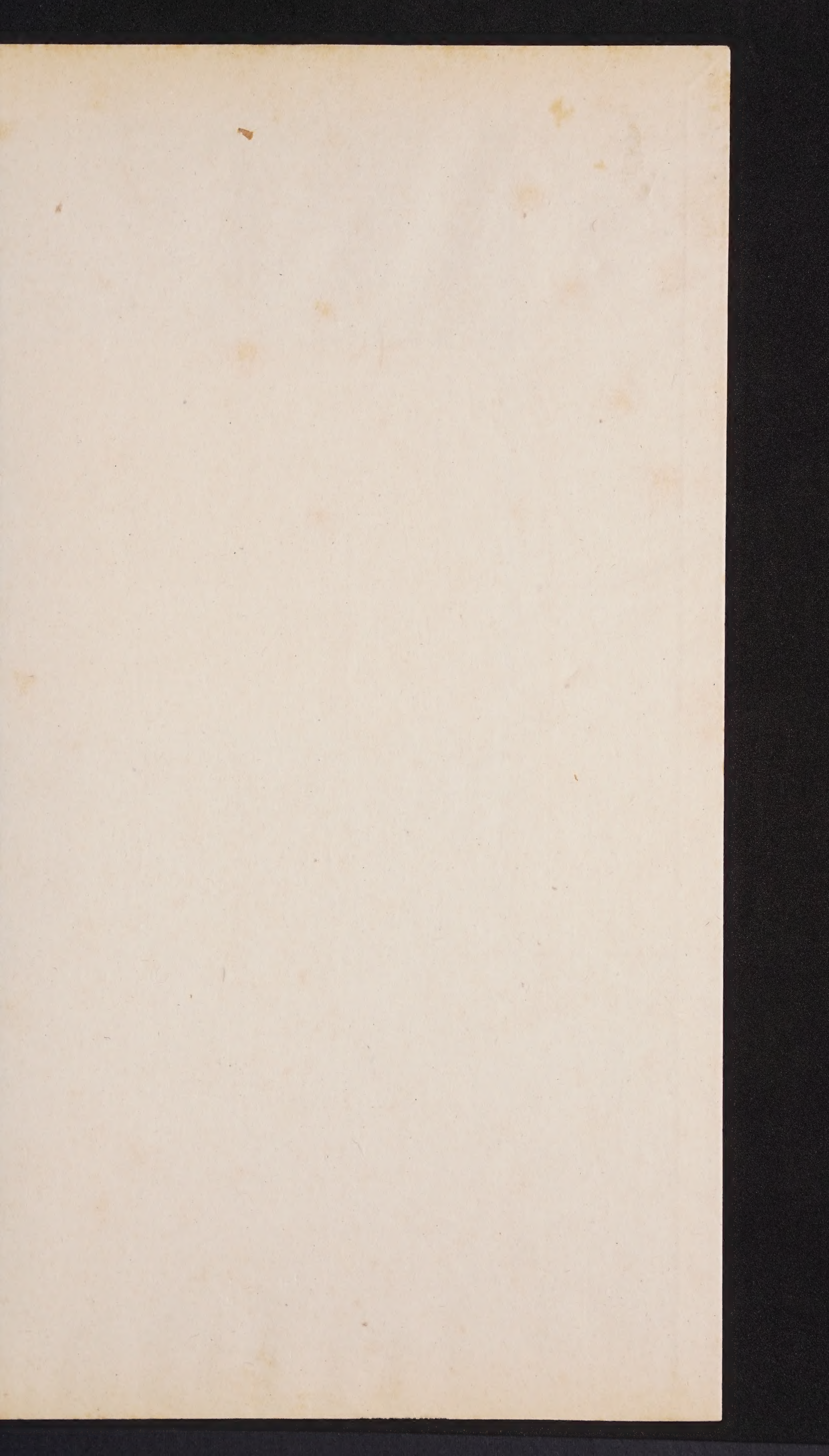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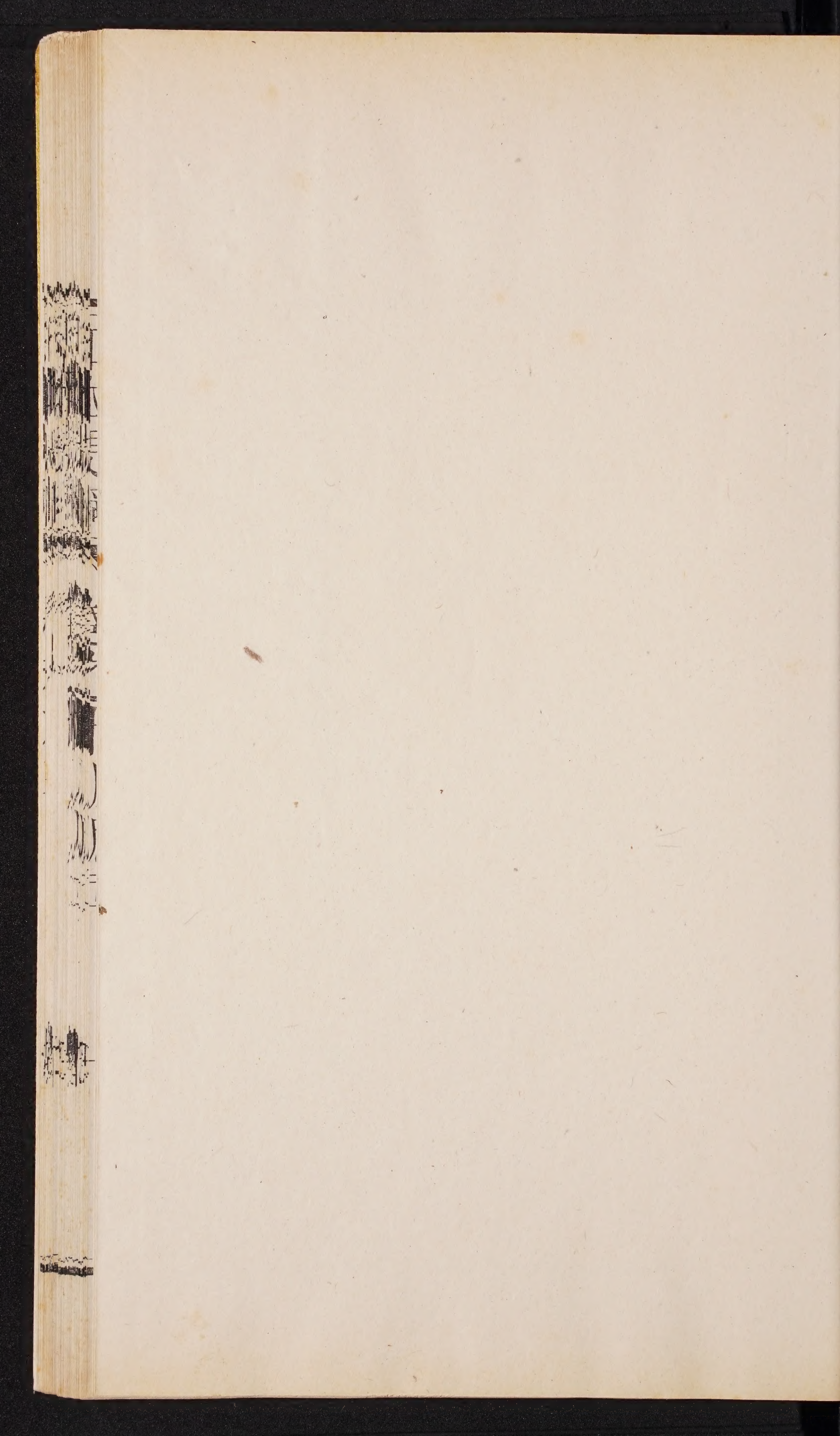
知本提綱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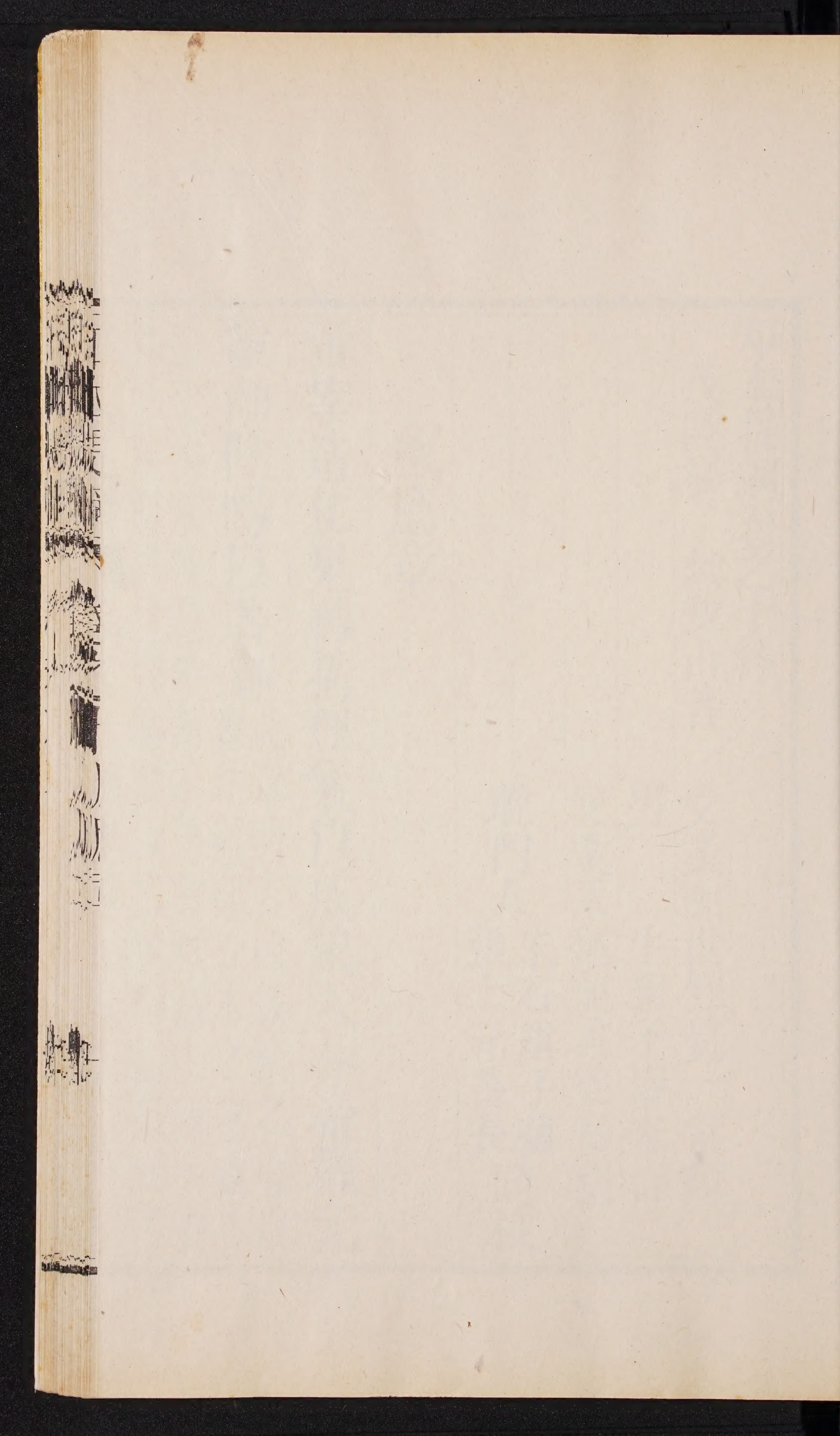
第十冊

卷十











知本提綱卷之十終

茂陵楊屾雙山著

受業鄭世鐸覺一詮解

男生洲子瀛叅註

受業永鋮龍雲從叅閱

晚門人朱石琪子蘊
張士元善長同校

感應章

帝宰造化。鬼神搆理氣以成象。人分帝權。元靈帥陰陽以著跡。此章明吉凶感應之道。以總結通部五本之意也。言造化生成。理爲準則。氣爲材料。而上帝宰制其中。定則用材。實爲出命之主。因而鬼神奉

命結構理氣以成造化之象故吾人降衷受形身爲帝子即分帝權亦有定則用材之能而元靈一念之起遂即命鬼神帥陰陽以著事物之跡以參造化之功也

感應顯造化之神吉凶見自主之能感應本乎帝命吉凶生於人念

感猶發也應猶從也承上言理氣成象陰陽著跡其要不越乎吉凶感應之間蓋上帝造化之神原無可顯顯於感應之機與吾人自主之能亦無可見見於吉凶之變遷良由上帝統御一元肇建造化故感應之機本乎帝命定以理律司以鬼神機準自然無一爽錯而人即於帝道造化之中領賦自主之權故吉凶之變生於人念一念帥氣通於天地聯於倫物此感彼應彼感此應爲吉爲凶各從其類亦無毫

髮之或爽也○洲按天地之間惟有感應一理。明得感應之理。自知立身之道。蓋帝爲共父。人爲帝子。其權原無二權。故其所帥亦無二氣。帝一念而成造化。人一念而著吉凶。豈有自外至之感應哉。欲明帝人一貫之道。必詳推夫感應之吉凶。欲推吉凶感應之實。必先察乎理氣之變化。又申言帝命著感應。人念生吉凶。可知帝人雖云異體。實皆一氣聯貫。故欲明帝人一貫之道。必詳推夫感應之吉凶。而欲推吉凶感應之實。尤必先察乎理氣之變化。然後念慮無失。統帥有法。氣順而不逆。斯事吉而不凶也。夫大造立體。溟涬充塞乎寰宇。人物並育感應相通於

一氣。此下申明理氣變化之實。乃吉凶感應之所以然也大造立體。卽謂五行也溟涬。解見首章。充塞。猶云充滿也蓋上帝主宰造化。先立五行之體。以爲備用之料。所以溟涬元氣。凝象著質。充塞寰宇。以成著體之世而一氣旣分爲五行。五行復合爲一氣。於是人物乃得並育其中。凡一切吉凶感應之機。卽相通於一氣之聯貫而無所少間也。詳見下文。

故一本分萬殊無一不貫於陰陽。萬殊共一本無一不具夫鬼神。言溟涬充塞。感應相通。止此陰陽之理氣而陰陽流行。人物生成。實賴鬼神之結構。故一本剖判。萬殊分布。無一人一物。不貫於陰陽之中。而萬殊紛繁。一本共聯。卽無一人一物。亦不具夫鬼神之體。蓋陰陽者。鬼神之魄。鬼

神者陰陽之魂鬼神非陰陽不立陰陽非鬼神不化是以陰陽一原鬼神共本帝人帥鬼神以出命鬼神帥陰陽以著跡實屬一貫之道自有相通之妙也 試觀宇內之遷流無非氣機之功用遷流謂事物之生成消毀變遷周流而不息也此又承上一本萬殊之言申明宇內一切事物無非氣機變化之功用有以遷流於無窮以起下文和乖順逆之意也 和氣致祥乖氣致殃和乖均本乎人念順感則吉逆感則凶順逆總在於自爲言上帝主宰造化氣機遷流鬼神結構原屬大公之道而往往有祥殃吉凶之各異者良由吾人念慮之和乖作爲之順逆所自致耳蓋人本帝子知靈權能

實與帝爭。若或從形縱欲。違命悖道。帝雖能困之以凶殃。終不能強其自主之權。使之和而不乖。順而不逆。正如不孝之子。乖忤百端。父母亦束手無策。亦不能強其從教。以其有自主之權也。然則吾人受命入世。權能自主。欲豈可妄爲乖逆之行。以自感凶殃之禍乎。

致和祥之福。先順五行之氣。欲順五行之氣。先盡五倫之道。五倫盡。則五行序順。五行順。則五常克全。五常全。則性形自和。仁和復。則福祥自至。

五常五行五倫。其本之理。已詳見明倫章。此又申推其大要。以明福祥之由來。實能自主也。蓋吾人降衷分性。本具仁和純福之體。因依形從欲。紊則失序。以

致氣逆生變遂有乖戾之禍然要其和祥之福其氣原出於五行其道必由於五倫誠能盡五倫以順五行順五行以全五常則性形兩體均得其和而仁和元暈既已復還福祥休嘉自然備至尚安有乖戾之患乎

蓋帝爲氣帥造化惟在一命人乃帝子權能亦自帥氣此下申推五本帥氣之要以明感應之大綱也蓋上帝統御鬼神肇建造化實爲兩間理氣之總帥而造化之生成消毀惟在一命之間是以吾人之生均屬帝降之子鬼神理氣分體俱備宜其自性之權能亦得自帥理氣以成吉凶而五本之道遂出於其中也

是以受命有尊卑因而統帥有等差尊卑謂君親師性之分有尊卑之異也言吾人之生

雖均有帥氣之權。然而受命各有尊卑。所以統帥實有等差。即如大君乃上帝宗子。分權帥著。凡天地日月人物。一切著形之氣。皆在統御之中。生殺予奪。等於帝權。親則分大君保存之權。以帥一家之氣。師則分兩間啓教之權。以帥一學之氣。性則各分上帝之權。以帥本天之氣。於是等差既分。感應不爽。詳察而吉凶之殊。始各著跡於統屬之中矣。

五本之帥化。乃見各主之權能。此又統申五本之感應也

各主。即謂五本。各有自主之權也。言五本之權。雖有大小不同。實皆一念帥化。吉凶立分。一加詳察。乃見各主權能。自具感應之神。蓋如上帝帥一元之氣。以統御造化。凡萬有之成敗起滅。皆本上帝之一念。吾性帥本天之氣。以主宰形身。凡一身之榮辱休咎。皆本吾

性之一念。大君帥寰宇之氣。以保存民物。凡一國之理亂安危。皆本大君之一念。家長帥一家之氣。以撫育子姓。凡家道之和乖聚散。皆本家長之一念。師職帥一學之氣。以化育一生徒。凡學術之邪正是非。皆本師職之一念。一念方起。於各主吉凶已著於統屬感應之機。蓋如此此其可畏也。而其詳仍見五帥本章中。

修悖總由一念感應自著禍福。人念原本於帝念。四本不越乎一本。

此下又專申人道四本之感應。而仍歸本性念。以重自主之權也。四本。謂君親師性也。一本。謂性也。言上帝爲五本之始。統御造化。肇定感應之理。而人道四本受命帥氣。或修或悖。總由一念之間。因而爲禍爲福。自著感應之神。良由降衷分性。帝人一體。帝一命

而成造化。人卽一念而成吉凶。是人念原本帝念。乃能統帥理氣。以專自主之能。而生人之初。帝爲大本。人世之後。性爲人道宰身之本。君親師者。實又各從性道之內。析分三本之職。以立人道四本之全。其實君親師範。總貫於一性。一性共原於一帝。雖名人道四本。究不越乎性念之一本也。性念之關重如此。

一念順命歸仁。性卽帥順氣而化爲福祥。一念逆命棄仁。性卽帥逆氣而化爲禍殃。一念介在呼吸。吉凶捷如影響。

承上言人念之起。所以本於帝念。四本之道。所以貫於一本者。良以感應之權。在造化則主於上帝。在人道則主於自性。原本一體。互相聯通。故人道雖有四本之分。其

實總貫於自性之一念。誠能一念順命歸仁。則福祥不期而自集。若或一念逆命棄仁。則禍殃不召而自至。蓋人念既本帝念。人權即本帝權。念順。則氣亦順。性即帥其順氣而化爲福祥。念逆。則氣亦逆。性即帥其逆氣而化爲禍殃。是其一念環轉。介在呼吸之微。而其吉凶相因感應至捷。固眞有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者。要皆理律氣例帝命所定。鬼神依律準例。無論顯善顯惡。賞罰出於至公。即或有外似善而內實惡。外似惡而內實善者。終亦無有少爽之禍福也。○洲按吾人受命入世。原各有自主之權。凡帥國帥家帥學帥形。一切隆替興衰之故。無不由於自性之一念。即如家長帥家。偶起一不公之念。或偏有愛憎。或私有藏蓄。家衆子姓。刻即乖違。忿爭離析。仇怨終世不解。甚至骨肉殘傷。蕩棄產業。均

致流離失所之患又如性主帥形偶起一不正之念或誘於賭盜或染於奸淫本天理氣刻即紊亂狂悖身陷刑囚甚或赴湯蹈火自毀其形更或流惡滔天罪至覆滅要其始皆不過一念之微其終遂成難解之禍念慮之起豈可不慎乎

氣隨念轉而遷物從氣變而化同氣相聯故念起即通同類相求故有感即應

同氣謂帝與人原屬同氣也同類謂人與物同受造於五行之理氣也言福祥禍殃之來既皆在於一念之間是以一念之起氣隨之而轉遷物從之而變化蓋帝與人本同氣相聯故一念之動無不相通人與物亦同類相求故偶爾之感無不相應而要其所以相通而相應者實仍皆貫於一氣之自然也豈可不

正念以帥其氣哉。五常一失。遂有反對之害。五倫少虧。並見消亡之象。大則上干天和。小則變生身家。反對。謂反其事以相對也。天和。解見帥著章。言人道感應。雖云多端。而其大要實不越於五常五倫之間。故五常不可一失。失則反對之害。勢有必至。五倫不可少虧。虧則消亡之象。亦所難免。即如失仁。則本氣為妖。多有衰乏殘損之患。失禮。則火氣為妖。多有消毀橫肆之患。失智。則水氣為妖。多有泛濫流蕩之患。失義。則天氣為妖。多有離析破敗之患。失信。則土氣為妖。多有暗昧阻塞之患。又如虧君臣之倫。則自失統帥之氣。多有紊亂敗亡之禍。虧父子之倫。則自伐生生之氣。多有衰微彫零之禍。虧師友之倫。則自喪

輔導之氣多有昏愚固迷之禍虧兄弟之倫則自絕手足之氣多有陵侮外侵之禍虧夫婦之倫則自紊居室之氣多有乖逆內變之禍乃知倫常所關誠爲甚重苟一有虧失患害卽至大則上干天和小則變生身家有感必應毫髮不爽吾人可不致謹於倫常之道乎

是以吉凶同原禍福同門意念少差觀感立異凡耳目之所聞見與性情之所發露各以類應於出入如有種播於前後苟非至明莫能詳審旣昧理而罔識必禍至而不知

此又申推吉凶禍福惟在反掌之間以見感應之理不可不明也觀以人言感以己言謂人觀

其所感也耳目所聞見由外而入性情所發露由內而出乃感應之大要也播猶布也言倫常爲人道立身之要而一有虧失患害即作可知吉凶同原而生禍福同門而出倘在內之意念偶有少差即在外之觀感隨時立異良由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外之所入即爲內之所出內之所出復爲外之所入各以類應無一少爽正如種播於前而苗生於後苗種相符自無舛錯之失然至理幽深苟非至明之識莫能詳審其故以施轉禍爲福之能蓋既已昧理罔識必致從形縱欲雖凶禍疊至終亦不知其所自來也

故雖悖道之行亦期榮貴從欲之謀并望福祥念原切於相需事實處於相左違命棄仁系則逆

氣欲成而反敗欲得而反失既似欲入而閉門更如欲升而毀階此下言昧於感應之理者必自致其禍也相左猶云相反也生人入世盡道者吉從欲者凶本屬帝命一定之理若昧理無識昏迷障蔽雖身負悖道從欲之咎乃時懷榮貴福祥之想而不知其念原相需事實相左違命棄仁悉則逆氣生機阻塞而不流鬼神乖離而不服本以求成而反敗本以求得而反失即如賭盜奸貪之人損人自益害人自利亦未嘗非榮貴福祥之謀究竟愈益愈損愈利愈害凶殃百端禍患綿延而無底止是眞猶閉良門而求入毀階而求升也不亦惑之甚乎

由禍福固屬自感賞罰原出帝君非詭謀詐

術而能易命非詳慮周備而能移數譎不正也詐不誠也承上言違命棄仁之人所以求吉反凶者良由禍福之來固屬自感而賞罰之權原出帝君所以吾人一切得失成敗皆本自性一念之感鬼神官吏即奉帝君之命應以理數之律實非譎謀詐術詳慮周備所能移易其命數也故往往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思之詳慮之周自謂百世無患然而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敗亡終有難免可知禍福賞罰兩間各有主宰而權不由已與其徒爲無益之謀慮何若順命全仁之爲可恃乎惟

聖人深識氣機之變斯明感應之理常愼於無形之時不滯於已成之境躬修盡乎倫常

念慮順乎陰陽內化私欲之萌外陶禮樂之養故能上符帝衷而致太和下福子姓而澤後世此又言明於感應之理者必永獲其福也無形之時謂意念之方發也已成之境謂禍福之既著也萌初生之芽也此所云陶猶化也謂以禮樂化其渣滓也言兩間賞罰一氣貫通而氣必有機一觸其機順則順應逆則逆應變化原屬無窮要總不越乎一機之遷流然惟聖哲之人始能深識乎此所以能明乎感應之理凡一切意念方起之際謹慎省察務求有順無逆以清其源而不留滯於禍患已成之境徒滋追悔之私於是躬修盡倫常之道念慮順陰陽之序內持敬和以化其私欲外防暴放以陶於禮樂然後生

機流通鬼神協應上符帝衷而致太和下福子姓而澤後世乃知氣機之變所關最要而吾人處心積慮莫不各有身家子姓之計豈可不加意於順命全仁之道乎斯爲

氣機變化之理再察事物徵驗之實以上詳言氣機變化之理此下則徵之於事驗之於物以明氣機變化確有實據再加詳察則感應與理自然愈明矣觀夫太虛著象凝氣化質者自無而之有也地體震動移山改河者由成而復毀也之猶往也言氣機至理雖云幽深然誠能詳察事物舉一例百自見徵驗之實即如太虛清空本無一物乃忽而堙鬱著象凝氣化質若雨金雨粟以及木石蟲魚血乳肉線

五穀草子之類乃五行錯綜自無化有之証也又如地體本屬堅定忽而震動不寧崩裂突陷改山易河陵谷變遷豈非又為成而復毀之一証乎

卓然之物忽焉脫迹易乎其形而化者又變素幽之所倏爾現形從乎其類而散者仍聚

卓然者體立質著之意倏爾猶云忽然也言氣機變化之驗不獨在天地之大也即如卓然化成之物忽焉脫迹易形若雀變蜃蟯螂變蟬蝦子變蝗腐麥變蝴蝶之類是又變其所化既有見新而不見故之妙至於素平幽寂之所倏爾從類現體若蝗蝻蝦蟆及一切草木蟲魚迅宿遍野之類仍復聚其所散更有見故而不見新之異使非五行氣機醞釀遷流何以變化神奇若此乎

祝由者移精變氣欲結者凝體成質以上言物理之驗此又言人事之徵也祝由者巫祝之名註見事帝章言天地之大原本一氣貫通而人性分權帥氣自然有感即應即如祝由之人純誠專一移變精氣造化應念而成或以己之氣攻彼之氣能制毒伏邪破堅化滯或凝氣立體幻形百出或攝物通神憑空著象總不外一念帥氣之功用也至於凡人欲想滯結凝體成形或鬱爲內癖往往成石若男女相慕悅內結小石人及舍利子之類或着爲外物往往著象若狂夫思淫妖女現形奸夫妄殺厲鬼殘身之類雖屬怪異之事要亦氣機自然變化於本性一念之間果何怪異之有哉是以風雷雨霧之起滅此下又申明物理之徵驗也風雲雨

霧解見首章言清空之中風雷雨霧起滅實屬無端識得此理自益知太虛著象凝氣化質之與矣

飛潛動植之成敗

飛潛動植亦解見首章言萬物之生無論飛潛動植各有定形然忽焉而著於有忽焉而化於無忽焉而有情化無情若貞女化石及鮮荅狗寶之類忽焉而無情化有情若木生蟲蜂草生虻蚊之類其或成或敗變化莫測識得此理更益知地體震動移山改河之故矣

和乖妖祥之分數

此下又申明人事之徵驗也和乖妖祥所該甚廣和祥如五行常平國家相安及寒暑宜風雨時五穀登人民壽之類乖妖如五行不平晴雨不時霧迷晦塞瘟毒流行以及彗孛現象兵旱頻仍之類其或大或小分數雖有不同要皆各有召致之由識得此理愈益知

人道帥化之要矣。

旱潦豐歉之差等。

旱潦豐歉已該於和乖妖祥之內此復特言者以此此為生人尤重之感召也。

無非帝人共貫之感。

均屬間配此氣之化。

此又統中人事物理徵驗之實以明氣機變化之神也間配多寡相錯之意也言人事物理所以生成消毀者無非帝人共貫之感帝命有賞罰實由人事有順逆而吉凶遂出於其中然其所以著吉著凶者則又均屬五行間配聯合一氣多寡錯綜以成變化正如畫工調色以青黃赤白黑五正色間搭配合或多或寡各按分數以成紫緋絳纁碧綠諸間色之用也。

尤察氣有條理。機有脈絡。所以物有良毒。事有吉凶。感異於受

造之始。應殊於成體之後。此下又推言氣機條理脉絡之異。亦舉一例百。以明變化之徵驗也。蓋造化雖云一氣。而五行間配。多寡錯綜。氣固有條理。機亦有脉絡。所以物有艮毒。事有吉凶。條分縷晰。各以類從。艮由受造之始。所感既異。自然成體之後。所應必殊。不相假借。不相混淆。肇於人念。定於帝命。而著於氣機。尤宜詳加察驗。方知氣機變化。原有眞的之理也。雷鳴菌生。濕鬱蟺生。化工同而則料異宜。此又申推物理不同之驗。以明氣機之各別也。菌。蘑菇也。蟺。濕生蟲也。化工。謂鬼神爲造化工作之司也。言異感殊應之妙。至爲微細。卽如菌蟺之生。化工雖同。而雷鳴濕鬱。各有異宜之則。望料。正不得混而同之。以昧造化之與機也。

梅嚥津思臭唾液觸情一而愛惡殊施此又申推人事不同之驗以明氣機之各別也梅類杏而味酸臭穢惡也觸猶感也言嚥津唾液觸情雖一而望梅思臭愛惡殊施因而津液遂有嚥唾之不同此又感異於始應殊於後之一證也

氣機有陰陽薄射之分感應有遠近遲速之別以上特舉菌蟺之生津液之出以明氣機之例此乃統申條理脉絡不同之實也薄侵也射中也陽攻陰曰薄陰攻陽曰射遠近以地言遲速以時言也氣機雖有條理脉絡之異而其大要貫惟陰陽薄射之分故有感於陰者有感於陽者有陰陽並感而或偏勝不齊者其感於陰者陰得陽而後變故多應於陽感於陽者陽得陰而化故

多應於陰感於陰陽而偏勝不齊者又自有參差錯綜之妙而地之遠近時之遲速遂不能無分於其中蓋陰性發遲而所及者遠陽性發速而所及者近乃理律準則定而不易誠能詳察薄射之氣機而感應之奧斯可類推矣

故上天下地之懸殊不越乎眉睫而東海西海之遙遠惟在於咫尺此下又統申造化人物之感應總由一氣之聯貫一機之運化也懸猶遠也眉睫解見首章不言南北者該於東西之中也八寸曰咫十寸曰尺皆至近之意也言感應之妙各具條理脈絡之別愈細愈密愈密愈準雖以上下四方之懸遠苟有一念之動氣機即爲潛符以著感應之跡即如人事感於下天氣即應於上天氣感於上人事即應於

下。是上天下地之懸殊，既不越乎眉睫之間。又如人事有感於南而應於北者，有感於西而應於東者。是東海西海之遙遠，亦惟在於咫尺之近。良由造化一帝所主，人物一帝所生。其條理脉絡，自皆一帝所定，故念動機發，機發氣變，而鬼神各依理律以施搆運之能。有何感之弗應乎。詳見下文。

彼夫木華於春而栗芽於室。子母相聯，勢似振谷。汲江釀酒而隨潮洶湧。同氣類應，捷如桴鼓。

木，即栗樹。華，謂生葉也。子，謂栗。母，即謂其樹也。振谷，謂空谷相應之聲也。取水曰汲。潮，水發之名。應月而興也。洶湧，水漲之貌。桴，謂擊鼓之具也。言造化之道，盡於感應。而其中條理脉絡，貫又定而不紊。即如栗之於木。酒之於

江各澀不相接然木華於春而栗芽於室子從母氣相聯之勢旣似振谷汲江釀酒而隨潮洶湧同氣交符類應之捷更如桴鼓由此類推可知上下四方之懸遠原皆貫通無間又何疑於吉凶感應之奧乎○洲按一氣相感之理至爲眞的即如前代以蜀銅作鐘置於宮中其後銅山西崩而宮內之鐘無故自鳴於東又如刺瘑血於瓠瓢臨發之日瓢血亦自振動此皆感應之實驗一加詳察自信此理之不誣也

花香開則蝶至惡臭出則蠅集因已之有而召乎彼也

言感應之道一氣潛符自然無迹即如花香不期粉蝶而粉蝶自至惡臭不期青蠅而青蠅自集不速而來不約而同乃因已有之香臭以召在彼之淸濁而脉絡固井然不紊也愧

情生則面赤驚情生則汗泄由內之感而應於外也。言詳察物理已見氣機脉絡之異而本身性形之間尤爲甚著即如愧驚之情生於內感而面赤汗泄即達於外應此乃性權師化之妙不必使之而若或使之不必督之而若或督之也推之而飲食相濟陰陽各從其類藥餌相調補泄各得其宜無在不有條理脉絡之別所謂一本分爲萬殊有萬殊仍歸一本帝道感應之奧豈易窺哉

感於無形而應於有形者有感於有形而應於無形者無形者內隱有形者外彰。無形謂念慮之間也有形謂事爲之際也言氣機貫通脉絡相聯未嘗少有間斷之處所以內外隱顯各

有感應不爽之理。卽如喜情生則笑。悲情生則淚。怒則色變。恐則溺下之類。是謂感於無形而應於有形也。又如見哀悲則心酸。見爭鬪則心忿。置危險則心悸。遇故舊則心喜之類。是謂感於有形而應於無形也。應於無形。故內隱而無迹。應於有形。故外彰而有據。是以由近以知遠。由小以知大。自省者。察其內。卽知其外。觀人者。驗其外。卽卜其內。內外一本。隱顯同符。不益見氣機感應之奧乎。

人氣上干天變。由內氣捍格乎外氣。天氣下鍾人身。由外氣撥亂乎內氣。

此又申明帝人交相感應之理也。捍。抵也。格。阻也。謂抵當阻隔而不通也。鍾。聚也。蓋造化之大。人身之微。似不相關。而天人一氣。內外相應。一有不和。二者俱病。雖欲不

愼豈可得乎。○洲按天人感應之理。均有徵驗可據。即如齊寡婦含寃。三年不雨。鄒衍下獄。六月飛霜。是即人氣上干天變。內氣之所以捍格外氣也。又如酷暑流金。人則病暍。毒霧迷漫。人則病瘟之類。是即天氣下鍾人身。外氣之所以撥亂內氣也。誠能推明此理。自知感應之要矣。

彼呼我吸。我呼彼吸。吞吐僉無二致。成功者退。方來者進。迭運惟循一機。藏薰蕕於腹。滿室皆知。懷奸邪於心。明智早悉。

此又申推氣機聯貫之徵驗。以明吉凶感應實有至理也。迭運。謂更迭運化也。薰蕕。解見明倫章師友則中。言人皆帝子。性無異性。形無異形。所以互相呼吸。互相吞吐。如魚之在水。惟此一

氣而無有二致且氣化流行機無停息成功者退方來者進前過後續亦惟一機之迭運而無人已彼此之間因是薰蕕之藏奸邪之懷皆不能掩而一則滿室皆知一則明智早悉實由人已一氣相貫一機相符雖屬隱微無迹之事而氣機所至不言而喻眞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可知吉凶感應之理原非幽深難窺之奧而欲窮其理必先詳察氣機徵驗之實乃能深信而不疑也

一感一應不外召造兩抵之分爲禍爲福惟有明暗暫久之別

此又切舉吉凶感應之實也召謂召殺凡人原有可殺之罪不死於彼而特召於此以殺之是謂自殺往往正犯終世不獲以其無抵罪之理也造謂造殺凡人本無死罪而彼強起殺害之念往往不

能殺而抵其讁。卽或強殺。而抵償必倍其罪
也。兩抵。謂前後二人。僉有死罪。因假手相殺。
以抵其罪也。明暗。解見順命章。暫。謂著體。久。
謂元體也。言感應之理。兼該吉凶。然其吉感
而吉應者。乃人道之本然。無容詳推。而其凶
感而凶應者。實逆命一念自生之害。正不可
不切究其由來。而其要則不外於召造兩抵
三者之分。此乃理律所在。一定不易。故一切
微眚小患。皆可以此類推。而不爽。至於爲禍
爲福之報。更惟有明暗暫久之別。良由陰陽
薄射。各有不同。因而禍福所受。亦有異致。若
第知報於明。而不知報於暗。第知報於暫。而
不知報於久。必致身處禍福
之中。而終莫測其所由來也。故感應雖神而
不神。吉凶雖奇而不奇。福之來。人自生之。禍

之戚人自召之利人者人利之損人者人損之福衆者衆共福之禍衆者衆共禍之是惟大智者能察其幾而不昧亦惟至仁者能順其則而無違此下復申感應之要以總結通章之意也福衆謂功德隆盛福及衆人也禍衆謂流惡滔天禍及衆人也言吉凶感應脉絡相貫其迹似屬神奇然憑氣著象感召有自降祥降殃盡人莫外實乃生人之常道切勿疑爲神奇怪幻難以推明遂致日臨患害而不悟蓋福由自生禍由自召善惡原本一念休咎總非外至試觀利人人利損人人損彼此互受其施福衆衆福禍衆衆禍祥殃均倍其報若損人而求利己禍衆

而求福已事未有能濟者也要惟大智之人始克察乎此幾而無少昧亦惟至仁之人始克順乎此則而無少違乃能有吉無凶得其常道福澤之錫自無窮期夫人莫不欲趨吉而避凶而顧反其道以相求所以愈趨而愈遠愈避而愈凶盍亦詳推感應之至道乎○

洲按吾人入世禍福無非自取詳考古今典籍所載一切興衰成敗之迹無一非利人人利損人人損福衆衆福禍衆衆禍之實驗特人不加詳察遂諉爲命運使然以致紊則乖氣終莫能偶逃兩間之禍患也葢帝命靡常不爲賢愚分寬嚴鬼神執律惟於順逆判吉凶順逆無非已作吉凶轉於反掌達乎感應之機通乎鬼神

之情其於帝人一貫之道眞有觀日察火之明

靡常猶云無常也觀日察火皆謂至明之意也蓋上帝以大公之道統御造化明命原屬無常苟始賢而終愚卽始福而終禍若始愚而終賢卽始禍而終福而未嘗定爲賢者加寬愚者加嚴所以鬼神執律賞罰亦惟視其順逆之行于以應得之吉凶而並無私意於其間故其或順或逆一念修悖無非已作斯其爲吉爲凶一氣運化轉於反掌果能明達感應之機貫通鬼神之情自然竭誠昭事順命全仁生享昇平之福死獲陟降之樂其於帝人一貫之道不眞有觀日察火之明哉

知本提綱後跋

上帝著體生人兩開分統首在畫一教化使之盡道全仁各復原量共享休和夫生人自有原本之道教化實非外加之數教主講教使其推理明序務知本分應盡之道以爲持循之則化主憲化使其觀法習行務修本分應盡之職以臻無爲之治是以大君身親垂範於九重臣工燮理襄贊於廟堂

師儒闡發廣布於閭里上下互濟一體相關因時立法因情矯偏務合生人原本中正之道自然太平永久而不亂苟敎化不從原本定序立法不因時事人情各由一節之偏見以施其政治或崇尚游說或廢棄學術或專務空談或徒事虛文一偏流弊積重難返初定則治久治必亂良由道有原本人有定序失本亂序豈能久安長

治試爲詳察往古興衰治亂之跡無一不
由學宗偏全修廢之所致也粤稽上古之
時金錢之利未興民樸未鑿故憲老不乞
言不需詩書文字之敎自順
帝命本然之則而羲農唐虞之治所以獨隆於前
古厥後金錢利興而民心趨逐之欲亦日
生遂有岐途失中之弊故聖人有憂之立
法救失設爲詩書文字之敎定爲等差制

度之規建學明倫諄切誥誡闡發
上帝降衷生人之原
大君綏猷建極之要指示廸吉逆凶降祥降殃
之理使人知始自中爲卒歸之至道養農
利工節禮和樂之實修矯偏救弊以從本
序躬行實踐以全元仁俾金錢之利悉歸
中正以爲生民交易助修之便始無害於
人心治道以復其熙皞昇平之上理至於

成周敎化大行學校廣布其國庠鄉塾之
中專立師職推闡至道日以詩書禮樂造
士化世遞選拔才儲學從政道德以一風
俗以同秉耒橫經家絃戶誦太平之烈實
能追美前休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
治功之隆必曰唐虞成周而自唐虞以來
享國長久亦無有過於成周者然三代以
前道隆憲化不徒以講敎爲重故周治雖

美未有定序成書可遵以致年遠法湮王綱不振學校之政不修而師道遂闕因而周治亦衰金錢之欲復熾功利之習日甚於是東魯洙泗之間有孔子者出而身任其責及門諸賢親炙道範故其德行政事卓然皆有可稱假使得位行道範天下於正學之中以復唐虞成周之治亦何所難惜乎生不遇時値列國紛爭之際避地避

言轍環終老加以人情率多重古輕今復不識其爲聖自不能信用其言於是畏於匡厄於陳蔡毀於武叔以至伐檀削跡受譏東門子然一身四海難容自救不暇豈復能布道統於天下故其學終廢而不行孔子旣沒師道不立正學無復講明是以理欲不分行道衰而利自興金錢之欲愈熾功利之習益甚自是以降學術蓋有七

變焉而欲蔽理晦原本定序之學一變而爲縱橫捭闔之學於是游說紛擾變詐叢政以致興兵構怨禍亂互施爭城則殺人盈城爭地則殺人盈野殘害併吞歲無寧日習其術者不過爲一已多得金錢之計而肝腦塗地者實不知其幾千萬人是乃學術一偏流獘至此雖有賢哲日以仁義之道亚告天下而亦不能挽其狂瀾之失

誠以教化施於承平自能正民情而導民
善若當此紛爭潰亂之際教化雖詳勢不
暇聽即有聽者亦不及行所以告語諄切
終無少補於時也越及嬴秦併六國統壹
寰宇使當時復修先王原本正學以化天
下何難臻於上治乃惟知深厭捭闔之學
有紛擾之患不辨是非邪正槪棄其學不
復建立更復焚書坑儒禁制挾書廢盡道

德純尙法令强制生人之欲遂致人心愚
昧釀爲亂階所以一倡百應數歲而亡是
其失學無師之獘又昭然可見也迨西漢
之興鑒秦氏無學之失於是設爲力田孝
弟之學以風動天下其在東都則復化力
田孝弟之學爲節義之學吏治民俗僉爲
近古然亦止知有中爲之道而不講始卒
之理終不能勝其金錢功利之欲故四百

年間兩致衰亂之禍及詳其禍亂所自總由人忘畏望之誠盡從形欲之私惟知金錢功利之重而不計身後之歸宿所以積久生亂各求遂其私已之欲兩晉繼起復鄙漢學爲平實而無深致遂化節義之學爲清談之學因而廢弛政事迂踈寡效馴致五季之分裂而禍亂復作延至有唐復化清談之學爲詩學寓政教於聲韻之中

吏治之美比於兩漢然而學失原本趨向不得其正從形之私積久自發而利欲終不能息所以年僅三百再致五季分裂之患宋代肇興懲詩學之失流於辭章而無實用一時開創君相即以讀書相尚遂復化詩學爲理學理學明而治道大昌人才迭出以臻唐虞成周之治抑又何難惜乎生人之情多貴耳而賤目形欲之私多以

順心爲賢智逆心爲妖妄凡理學之言從
理不從欲自然違逆私心齟齬不合因而
共指爲奸黨羣誣爲僞學擯斥禁錮畢世
不用所以屢阨狂言旣揚復抑終致邪正
不辯是非不分使理學之道明於宋而仍
晦於宋㫐可慨也更兼唐宋以來復加用
銀之利其利愈便而趨逐之習亦愈工於
是人心貪得之欲乃愈有不可明言者故

宋祚之衰亦三百年而終要皆起於形欲之私功利之念而豈別有他獘哉元明相承徒用其文辭之跡未克實行其道所以享國均無長久之祚而明季之失尤在於魏奸之廢學當其時雖無始卒之敎而師儒士君子猶時以忠孝廉節之道覺悟生民故書院講壇布滿天下百中化其十十中化其一錯雜相處牽制漸摩尚知綱常

倫理重義輕利而不至於亂及魏奸擅權鹿馬由巳在朝正士盡遭斥戮復虐師儒淸議明析是非於是悉誣以訕上謗政之罪一網打盡使一時顧高鄒馮及東林諸君子顛沛流離身家不保遂令生民之衆視學如陷穽因皆緘口不言義理無復講明式範繩持之制盡絕於民閒數年之內愚頑縱弛形欲日肆功利積習愈益熾烈

人心瓦解而國勢不可復爲矣蓋自嬴秦焚坑宋代禁錮以來至此又爲講學之一大厄也嗚呼道必講而後明人貴學而後善講學之要正所以修明倫常忠孝之道豈有反以訕上謗政爲學者乎故講學惟恐不廣聽講惟恐不衆若舉世講學則心有正向身有所事自不流爲奸匪之行是以學得其全則人理學得其偏則暫治學

興則天下安學廢則天下危試觀往古一切橫肆乖紊之禍從未有起於講學立德之儒而一切變亂改更之患亦未有不起於棄儒絕學之世講學之深有關於國家元氣者不誠彰明較著哉假令講學論道果妨治理東林諸君子果非正士當魏奸擯斥禁絕之後宜乎明治日隆遠軼周祚何以反致流寇猖獗速取亂亡形欲之縱

日恣於廢學之後殘殺之慘無過於明季之年是明祚之絕不絕於流寇煽亂之時而實絕於魏奸滅學之日士君子論治至此未嘗不三復悼嘆也乃後世議者每言世道之興衰治亂實有天數非關人事故治極則人心自然思亂亂極則人心自然思治猶如寒暑相循晝夜相因乃陰陽往復一定之機教化雖善亦安能違天數而

使其久安長治乎此殆非明道之言也夫
上帝降衷生人授命
大君統理保存無非使人安享休和各全元仁
同陟
闕庭之至意豈復有意定爲治亂循環之機使
之相殘相害時罹逆悖橫肆之禍乎卽如
父母生子嗣續原望其相親相愛共樂雍
睦豈有復願子孫有互相殘害亡身敗家

之患乎蓋治亂循環之故實由原本正學

不明生人失道利欲日重倫常日輕自然

相殘相害上干

帝怒因而有易祚改革之變若能詳教以推本明

㡳之道使知生有自來自知性通

帝衷形聯

君治凜凜洞矚兩閒莫逃吉凶禍福賞罰有主

自然知畏起敬不敢妄從形欲之私知中

有自為自知生人分性依形各有入世之
職在於修業盡倫以為歸
闕復命之階且知卒有自歸自知形有從化性
無毀滅盡職全仁則有復命
闕庭永享元福之樂廢職棄仁則有欲圄性困
錮蔽莫釋之苦自然知望生愛進修之功
愈不能已知斯三者然後生人原本之道
全備無遺於是趨向畫一無復岐出流弊

之害若使家戸修明此道自然畏望亙生躬行弗懈求治之不暇豈有治極思亂之理果能教成俗美自然世躋太和

帝恩眷錫享國必無紀極至於治極思亂之說蓋由承平日久居安忘危以至上下失道民不堪命故有思亂肆欲之謀若謂治亂原有定數如寒暑晝夜之循環何以成周享年八百嬴秦二世而亡修短迥別如此乎

又如遠外諸國往往有治功之美安享休
和歷數千年而不移其祚者豈彼處無循
環之數乎亘以生人至道惟有三序之理
一有缺失則治道不成故有始卒之理而
無中爲之功必涉於空虛無實廢棄倫業
而不治有中爲之功而無始卒之理必至
人忘畏敬望愛之誠失所趨向雖有善政
美治而上立一法下生一弊營利之私終

不能已則禍亂之作自不能止試觀明有
天下歷鑒秦漢唐宋之失封建與郡邑並
行思患豫防立政未嘗不善立法未嘗不
嚴但有中爲之功而無始卒之理流弊日
久功利愈甚銀錢之欲上下同貪以致盜
賊蜂起刼擄横肆秦豫諸省幾於無民而
國祚遂息欣惟
天命

聖朝誕膺景運我
太祖高皇帝秉文武聖神之資剪除羣凶奠安寰宇拯生民於水火之中置赤子於衽席之上
列聖相承純德化世萬民復享郅隆之休欽惟我
皇上纘承大統身親憲化顯示三序至道又復詔下學宮令屏去科名聲利之積習以志聖賢爲己之實學大哉

聖訓切中千古積弊提醒生民聾聵眞三代以
後所未有也於是道化翔洽文運休隆和
氣致祥賢哲蔚起我
夫子楊子生於草野之中不由師傳默悟
至道學推本原識徹造化仰體我
皇上垂示生人三序學崇爲己之至意思欲翊
輔
聖教以資廣布因推明生人定序著爲訓蒙循

序專書分立五帥條析一十四章括盡生
人至道詳悉造化源流列為十卷祕而未
發闢生質庸陋胸無超識每見後世於
帝性理氣鬼神之旨多有影響模糊之見往往混
淆不明因有人與物類生死同盡飄若風
火之說竊思人性超出羣類知靈權能無
物為匹其始必有自來其卒必有自歸豈
有反與鳥獸草木同一朽滅之理果如此

說是謂人物無分泛生泛死造化無主宰之

帝生人無不朽之我鐸時以此說切身察驗深有不甘朽滅之想因而嘗懷無我之憂故每一言念及此如芒刺背中心慌惑悶亂以至濈然汗下欲質之先聖旣已年遠而無可稽及觀夫歷來名公士君子又往往有年至老暮舍儒道而習禪修仙者鐸復求

之仙釋知其盡係人爲矯揉不符造化本
然之則僉非生人通行之道亦不敢信不
得不諉至理奥深非中質所能窺測雖有
求訪之懇終未甞一遇其人延至戊午之
歲始聞茂陵有　楊子者理窮造化學達
兩間鐸特往謁之叩其所學惟謂造化生
人原有其本苟知其本則事物條晰燎若
指掌而不紊至於知本之要首在推明生

人始中卒三序之理明序之實尤在詳究
帝性
君親師五帥之化知此五帥之化則生人之道
備盡於此凡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
天下以及修業盡倫全仁復命之功皆括
其中矣余嘗詳閱典籍見其皆言大學之
務惟少一訓蒙循序專書凡年在沖幼即
使驟讀大學之書豈能遽窺其蘊奧且辭

意淵深凡上智明悟之資用積久之功始
能深索有得至於中質之人往往有科名
不遂畏其困究難悟因棄書歸農不復講
讀每至終世無識余雖蹉伏草莽身受我
朝涵育保存之恩顯承我
皇上垂示三序至道之意安忍中懷一得默默
無一發明使閭閻閭閻不得盡聞至道之
要是以嘗將生人三序之理演爲知本提

綱一書以爲訓蒙課幼之先資今授子讀之自見生人本序之實於是領受而歸俯而讀仰而思始而異繼而平久叅如發覆而獲重寶方知生人自有三序正道何假外務旁求始信吾人本具不朽之靈而強使泯滅自然不肯甘心毀棄不得不作習禪修仙之想然後無我之憂渙然冰釋而昔之刺背汗下者不復再發矣因是盡翦

陋習舊見從學於　先生據理講解逐條
開示雖以鐸之庸愚自幸茅塞頓闢前疑
盡豁親炙六載得知逼部梗概其要統於
五帥之化其詳備於分屬之章皆闡前聖
未發之奥祕啟混沌未鑿之元氣理推一
本道全三停誠生人之眞的立身之標準
也講讀既久不覺舉手稱慶我
皇上以三停至道身教於九重之上我

夫子此書推廣發明爾輔
聖教遍化於閭閻之中使明畏知敬明望知愛
有定序可守有持循可行深知銀錢爲助
修明道立功永享元福之資自然倫常道
德之念日重銀錢功利之欲日輕父子自
相慈孝兄弟自相敦睦夫婦自相和諧朋
友自相廉讓士安於庠序農安於耕織兵
安於部伍商安於市肆賭盜自斂跡奸淫

自䒭必不需法令之繁永臻上理之治所
謂生人三停全備之理無復岐塗流偏之
失此乃我
聖朝億萬斯年太平無弊之至道也我
夫子詳益求詳不以譾為愚不肖復命以
註解之責曰此書本文惟提大綱而其細
目精要全在註釋然必一時並成始克盡
合本文之意今遍察諸生惟爾為能爾其

勉之由是愈加精研五易寒暑每章脫稿必面請裁正許可而後止十草而後竣益知我

夫子之道如泰岱崇高不可驟登如淵海無涯難測其際上窮造化之機中發人極之旨下究物理之樞鉅則彌綸無外細則毫釐不遺開拓萬古之心胸洗出生人之本面雖至道幽深總汗牛充棟終有難罄

之藏而大綱具備誠引伸觸類自有旁通
之致故其辭之顯切透闢即童稚婦女皆
能耳領心會而其意之含蓄渾穆若非深
思超悟亦不能驟得其精藴一氣序成圖
圖全體洞達醒快深有裨於世道人心鐸
生質庸愚承乏註釋幸親炙提命究未闡
發一二願我同人大其胸懷勿拘舊聞小
其心志勿執已見次第觀省反覆玩味自

見至道精微始不負我

夫子闡發

聖天子垂示三庠至道之深意也

旹

乾隆十二年丁卯秋分日受業門人長安

鄭世鐸謹頓首拜跋於崇本齋中



附列校刊門人姓氏

張思愼　周毓岱　王鴻道　張廷詹

張奇珍　朱文煥　張乘雲　劉福昭

鄭　紀　侯宗福　賈世功　任良相

張士林　張雲騰　王　永　高登嶼





